

紫来街头

洪放

春末夏初,龙眠河的浅滩上,会开些白色的小花。我那时年轻,时常会沿着河岸,慢慢地走,慢慢地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河成了桐城城区与城郊的分界线。从老杨桥往上,经过大园,成片的蔬菜成了城市的大菜园子。在菜园中间,有一间小房子,那里住着堂兄的一家亲戚。我们很小的时候,就吃过他带到乡下去的我们第一次见到的番茄。酸酸的,甜甜的,吃第一口,不喜欢;但再吃,就喜欢上了。这世上还有如许的果子,好看,又能吃。孩子们便盼着亲戚常来。但后来,他竟不来了。及至多年后,我走在龙眠河岸上,看见那小房子时,他已故去很久。那一刻,心里很有些感伤,曾经遇见的人事,却已是过往。

大园的对面,便是城区。二三层楼高的房子,显出城市的身份与高度。我从大园继续往上,便到了从城区旁逸出来的东门街。迎面是座大宅子,传说叫付家,有些地位。但我从来没在那门口看见过人影,只记得门很小。后来发现:桐城城区的大宅子,很多都开着很小的门。想来想去,估计是地皮逼仄所至。当然也有低调、隐居之意。

付家大宅前有一棵大柿子树,我三两天便从树下经过。春天看见树叶发芽,夏天看见它开花,秋天见果,一直挂到冬天。偶尔有鸟儿在树上空盘旋,但树上挂着红绸子,鸟儿不敢近树。树前沿河的是石板路,大片石的。临近紫来桥时,我总是有些心颤。倒不是为着河里的白花,也不是为着印满车辙的古桥,而是徐医生。

从儿时起,徐医生这名字就让我害怕。他是父亲的朋友,我们一生病,就会被带给他诊治。打针,吃药,他瘦长的身子,说着细碎的话语。我们由此也就知道:桐城城里人就是这个样子的,徐医生便是正宗的城里人,祖传悬壶。

然后便过了紫来桥。

紫来桥边的紫来街,是近四十年来桐城这座城消失的建筑的代表。那条直尺形的老街,房子大都是二层木结构,一边临河,一边连接着北大街。有一年夏天傍晚,我从街上过,正碰上两个女人吵嘴。很多人都站在门外围观,她们为什么吵,不清楚。我只看见其中一位五十岁上下的面容姣好的女人,她一边拍着屁股,一边扭着头,说:“你算老几?被水冲到紫来街的时候,你连说话都不会说,还跟老娘较劲!”另一位,站在楼上的飘窗前,探着半个身子,更年轻些,脸上红红的,面容也是不错,声音竟不是当地口音,回道:“是啊是啊,你来得早。你来干嘛呢?满大街的人,谁不知道?”

大家哄然大笑。我不得其解。等得解是在若干年后,我知道了这紫来街的出处,才懂得吵架之人,每一句话都是有来头的。稳,准,狠。

我那时懵懂。吵架之声渐渐弱

下去后,我站在紫来桥头,一些卖山货的,卖小菜的,蹲在桥上,边说话边等着顾客。桥头的理发店门口,那三色的转筒转得人眼花。我只好看河水。河水流得无声,也看不见浪花,只偶尔看见水草在水中飘拂。河岸边有洗衣的石埠。四五个女人,正以各种不同的姿势,或捶,或摆,或揉,或搓……她们的话题还是延续着刚才两个女人的吵架话题。一个脸上有点麻子的女人很神秘地指着街上,说:“都是一路货色,吵来吵去,还不是翻自家的丑?”另一个附和道:“都翻烂了。搞得整条街都不好听。”边上正搓衣的停下活,说:“她怎么就留在紫来街了?”有人答道:“听说钱都被相好的给骗走了,不留下,到哪去?”

声音越来越小,或许是河水声大了,反正我再也听不明白。我从桥上下来,向北,走过紫来街靠北的麻石条街道。两旁人家大都开着门,房子几乎都是大通道的房子。从门口一看,有些幽深。往往有一两个老人,坐在条桌前,眼神平静,面色平和。你走过了,他也不看;你离开了,他也不惊。这可能就是城里人的心态。有些人家讲究的,桌子上会有一瓶插花。有时,竟也插着我所看见的河里的小白花。屋外阶

前,虽然仅一两尺空余,大都放着花盆,或栽着葱蒜,还有辣椒。有一年秋天,我经过一户人家门前,正在晒书。书都是线装的,很有些旧气。我便与他闲聊,后来,主人送我一本。不过,我并没有收藏好它。两三年后再找,便彻底寻不见了。

这或许是个兆头。紫来街,也忽然地消失了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桐城,我记得的消失得最快也最干净的,就是这条街。然而,那可真是一条有故事的街,一条有风味的街,一条真正烟火气息浓郁的街。

可惜,它消失了。我所见到的那街上的女人,所听见的她们的吵架声,也都消失了。消失了一切,融入进桐城不断扩大的城市肌理与纹路之间,如同一滴水,落到了龙眠河里,没有浪花,却一定会有回响。



洪放,桐城人,中国作协会员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

来,岛上茂密的树叶发出哗哗声,与拍岸的水声相互交织,如同一首自然的交响。旧桐城八景中,这里恐怕就是嬉子夕照的最佳观赏点了。岛上尚存明代余珊墓,墓区临湖,原由墓圻、墓冢、拜台和石像生及石坊组成。冢前设三级拜台,拜台自上而下排列石翁仲、石马各一对,为麻石质圆雕,线条粗犷,雕刻精美,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。拜台前立石坊一座,现石坊不存。1997年桐城市文管所予以整理维修,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余珊(1471-1529),字德辉,桐城人,因居竹城保,遂以为号竹城。正德三年戊辰科吕柟榜进士,以行人授监察御史。遇事敢言,不避权倖。余珊一生著有诗作二千余篇,后卒于任上,遗作万历年间由太仆少卿同乡马孟祜编辑《余竹城集》,收集篇幅不及余珊作品十之一二。

中午,气温逐渐上升,湖面在阳光反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,船舱的温度也高了起来,我们汗流浹背在游艇上吃起了附近饭馆送来的盒饭。兴许是赏景用力过度,味蕾大为兴奋,个个狼吞虎咽,真正体验了一回渔家人的生活。游艇一路行至引江济淮段,我们下船看风景,游艇掉头时不慎卡在水底的土坡上,大伙齐心协力抬高船头,船号子声起,大船很快脱困。船长不敢再冒险靠岸,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船员划着皮筏子接我们上船,于是,大伙依次套上救生衣,分批乘皮筏子登艇,自有一番独特的乐趣,湖面上不时泛出笑声……

锦绣桐城

秋老虎正发威的时节,桐城市作协策划了一个采风方案,沿水路看桐城。这趟近百公里的水路探访,将穿越老桐城境内水域的菜子湖、嬉子湖、白兔湖三大湖泊,对沿途的自然生态(湿地及候鸟)、人文地理(文保及非遗)、民风民俗、红色文化、渔业文化、引江济淮乃至乡村振兴都会有一个初步了解。虽然时间上有些紧促,但受邀的一众作家、诗人兴趣浓厚,对这趟水路文化大探访充满了期待。

一早,大巴车载着我们到达水上之旅出发地——迷人的嬉子湖景区。早已等候多时的游艇在一片欢



程向军,安徽省书协、美协会员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均有涉猎,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,现任桐城文学艺术院副院长。

穿行桐城水路

程向军

呼中驶离码头,向着茫茫的水域疾驰而去。两岸的树木和农舍渐渐远去,浩渺的水域风景扑面而来,暑热慢慢消隐。游艇从长卧的嬉子湖大桥墩间缓缓穿过,经过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,山水图画像电影一样不断滑过。和风之下,成群的水鸟翻飞在燕窝岛、龙珠岛之间来回觅食,一派鸥鹭翔集、水光接天的美妙风光。我踱步出舱,来到靠近船头的甲板,让湖风灌遍全身。此时好想戴一顶斗笠,穿一袭长衫,仗剑御风而行。远处,一座圆形岛屿在茫茫水面上闪现,恰似一方巨型印章倒扣在湖面,这就是著名的大印墩。岛上植被茂盛,群鸟飞舞,迷人至极,如能携带画架上岛写生,再搭起帐篷小住几日岂不更妙!

游艇穿过大印墩、小印墩之间水域,从菜子湖进入白兔湖。嬉子湖与菜子湖、白兔湖连为一体,古称松山湖。据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南居巢就在这里,夏桀流放之地,谋士范增家乡。从夏桀流放,范增出湖,到“五里三进士,隔河两状元”,松湖文明一直是人文与生态的融合产物,成了中国十大候鸟优良的迁徙地。令人诧异的是,松湖文明还孕育了清代安徽最大的进士与翰林群落,除了山水灵秀,与长期

食用营养丰富的水产品兴许有些关系。

远远的,湖岸边隐现笔架山,此地就是“落凤窝”了,也就是清代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的祖茔地。资料载明,张氏祖茔墓地长18米,宽9.5米,面积为171平方米,大坟隆起,高达1.1米。墓前高碑耸立,正中阴刻大字云:“明张氏四世妣慈寿胡太君之墓”,上款阴刻“陕西布政司参政孙淳立”,下款阴刻“保和殿大学士十世孙张廷玉重修”。张氏祖茔,背依雄山,形似凤凰;近旁两山相峙,状若凤翼,故名“落凤窝”。面临松湖,松山为“笔架”,松湖作“砚池”。曾几何时,白天湖上渔船来来往往,夜则渔火星星点点,张氏祖茔因之拥有“日有千人唱喏(作揖,指双手划桨),夜有万盏明灯(指渔火)”之胜景,倒也满足了众人对祖茔风水的畅想。同行老师笑言,游人络绎不绝来此揽胜,多少会沾点文气。

水路文化探访,嬉子墩自然要来。嬉子墩我曾多次到访,一度生出在孤岛上终老的痴念。当然,只是痴心妄想。嬉子墩四面环水,景色美不胜收。湖水拍打岛岸,逐渐掏空一些岸边的树根,大树倒卧在湖水中,成了很多水鸟的歇脚佳处。一阵风吹